



黃浦江奇案錄

(十九) 章君毅

衆目睽睽愛子被綁

黃金榮在巡捕房總督察長任內第三件巧連環案中案，也跟中南銀行老板，琪美路凶宅業主黃浩沂有關。此一奇案發生在民國十四年初，亦即琪美路凶宅驚人血案的一個多月以後，舊曆年甫過，各級學校開學上課，黃浩沂的獨子就讀於一所貴族小學。那時節正值北洋軍閥直奉兩系二次大戰過後，曹錕、吳佩孚大戰張作霖，由於馮玉祥倒曹吳的戈，自熱河回師北平，囚曹逐吳，進而與奉張（作霖）、皖段（祺瑞）分庭抗禮，忽又勢同水火。北方一片大亂，東南半壁飽經戰亂，孫傳芳趁機崛起，以蘇浙皖贛閩五省聯帥自居。黃浦灘上強梁並起，魚肉鄉里。綁架勒索之風盛極一時，黃浩沂炒金發橫財，開銀行又獲利倍蓰。他在寸土寸金的靜安寺路，擁有佔地三十畝的渠

渠華屋，又遠及山東青島，經營大規模的房地產事業。他深知居高思危，樹大招風的至理，對他自己乃至乃妻獨子的安全措施，佈署得面面俱到，十分週密。在他家那幢佔地三十畝的花園洋房裏，請了不少保鏢，設了無數道鐵門鐵窗鐵柵欄，家中備得有長短槍隻，各式彈藥，又有一道又一道的神密警鈴。捨此以外，太太上街，兒子上學，坐的是自己家裏汽車，至少也有四名保鏢嚴密保護，寸步不離。

黃浩沂自以為這就是萬全的佈署，儘可以篤定泰山，高枕無憂了。舊曆年後，新正之期，他便放心大胆的搭乘輪船到青島，處理青島方面的房地產業務。偌大家中，祇剩下黃太太和黃麒麟母子二人，反正黃麒麟年紀還小，由四名保鏢陪同上課下學行之已久，從無窺誤，所以黃太太也相當的放心。祇不過，黃浩沂和她全都懵懵無知

，黃浦灘上盜匪日衆，綁票勒索案件層出不窮。同時，唸貴族學校的富家子弟也越來越多了，多得私家汽車大擺長龍，華洋保鏢人數比全校師生還要多出若干。每天放學的時候，學校門口車水馬龍，人頭擠擠，秩序之紊亂比較戲院、市場更勝幾分。往往幾名保鏢圍住一位少爺小姐，站在學校門口等汽車，一等便是好幾十分鐘，那時節大人不耐煩，好動的小孩子尤其焦躁不安，同學之間相互招呼，聊聊閑天，或者就他做個遊戲打發打發時間，少爺小姐們在玩，彪形大漢的保鏢們跟着轉來轉去，大的喊，小的叫，嘈雜聲浪足够吵得人發昏。反倒給歹徒們很多下手綁架的機會。因而，終於有那麼一天，黃公館的四名保鏢，在學校大門口擠擠挨挨，一片大亂的人叢裏，轉眼功夫就看不見少爺黃麒麟了，當下的這一驚着實非同小可。四名保鏢十萬火急分頭尋覓，

找遍了校裏校外，小少爺依舊踪影杳然。

四名保鏢前前後後找了個把鐘頭，學校裏外早已走得一個人也沒有了。急切無奈，栖栖皇皇，四名保鏢只好硬起頭皮，坐着黃公館的私家車回去。黃太太等候愛兒回家，竟然比往常晚了一小時以上，她已經相當的着急，及至四名保鏢哭喪着險跑回來一報告，小少爺不知怎麼不見了。

黃太太一聽這話，頓時驚得魂飛天外，她一把眼淚，一把鼻涕，把那四個飯桶保鏢罵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一個個垂頭喪氣，懊惱欲死，直挺挺的站在黃太太跟前有口難言。黃太太先把四名保鏢罵了個够，又跌足咆哮的叱令他們分頭去找。四名保鏢接獲命令反倒如逢大赦，應一聲是，一個轉身拔腳就溜出了起居室。

黃太太自己也曉得四名保鏢絕難找到她的寶貝兒子，哭罵一場以後，她定心神再想辦法，她命人打電報到青島，告訴黃浩沂愛子失蹤叫他趕快回家設法營救。又命人到學校所在地的法租界巡捕房去報了案。又想起法租界巡捕房的黃金榮黃老板和她丈夫有交情，便撥個電話到黃公館去。黃太太在電話裏說着說着又哭了起來，她向黃金榮痛哭流涕的說：

「老板，務必求你幫幫忙，把我家麒麟趕緊找回來。麒麟有個三長兩短，浩沂跟我膝下只此一兒，那我們兩夫妻就全都活不成了啊。」

黃金榮耐心的聽她哭訴完畢，着實安慰了她幾句，一口答應馬上派人去查，他還在電話裏叮嚀黃太太，不必驚慌，沉着應變，萬一接到什麼勒索的信件或電話，一定要馬上通知黃金榮。

黃金榮劍及履及，一諾千金。當天晚上，他就派了一名得力的包打聽，到黃浩沂家裏去詳加

查問。那位包打聽問過了四名保鏢，黃麒麟失蹤的前後經過，以及他們乃至黃浩沂本人最近是否跟別人結過怨，再盤問黃家上下可曾發現什麼可疑的人、事與物。他巨細靡遺的問了大半天話以後，作了一個初步的結論說：

「這案子，看情形以綁票勒索的成份居多。但是直到現在為止，我們一點線索也沒有，所以無法確定究竟是那一路的綁匪幹的。我們只有耐心點等，等到他們的通知來了再作計較。」

黃太太聽他說黃麒麟多半是被綁了票，那也就是說她的愛子落入綁匪掌握，可能會有性命之憂，當下心中有如刀割，她又失聲痛哭起來。一面掩面痛哭，一面嗚咽哽塞的在說：

「先生，求求你們做做好事，快把我的兒子救回來吧。祇要我兒子能够平安無事的回家，不管他們要多少錢，我都願意拿出來。」

抱犢崗上天霸王山

包打聽深沉的一笑，他在提醒黃太太說：

「站在巡捕房的立場，我們有責任抓到綁匪，救回你的兒子。而且我們還不能讓你們付贖金，助長綁匪的氣燄。不過黃先生是我們老板的好朋友，我要提醒你們一句，要多少給多少這種話最好別說，否則的話，萬一他們獅子大開口，你們一時付不出來，那就反而誤事了。」

黃太太情知自己一時心急說溜了嘴，向那位包打聽再三道謝。送走了他以後，黃太太越想越

怕，越想越急，那一天晚上，她整整一夜未曾闔眼。

翌日，靜安寺路黃家依舊音訊杳然，反而是鈞福里黃金榮公館有人送來了一封信。黃金榮接過去看時，但見信封上寫的是：「敬煩便陳 吳崑山大爺堂下。」末後寫着：「帆船平拜干」。

由於這一封信來得蹊蹺，門上的弟兄們說，來人把信交到，回頭就走。同時，百家姓上根本就沒有這一「帆」姓。受信者吳崑山吳大爺，更是當年住的鈞福里黃公館的一位貴賓，提起此馬來頭甚大。當年山東嶧縣臨城大規軍案，抱犢崗匪首孫美瑤闖下震驚全球的滔天大禍，正是由吳崑山吳大爺陪同黃金榮「天霸王山」，憑吳崑山的威名和義氣，方始化干戈為玉帛，盡釋華洋肉票三百餘人，了結了一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國際嚴重交涉，中國空前大難的。因此，當吳崑山從抱犢崗奏凱歸來，上海人自發自動，予他盛大熱烈的歡迎。英法兩租界當局，爭相重金禮聘，請他任巡捕房特別議事，對他極其倚重尊敬，連黃金榮都由於他的一言九鼎，拜了清幫大字輩老丈爺張仁奎的門，從幫外的「倥子」，一變而為幫裏的通字輩前人。

帆船平派人送來的信並未封口，可是黃金榮不敢擅專怠慢，他袖起那封信，吩咐備車，然後驅車直駛海格路範圍，張仁奎老太爺座落在上海法租界的滬廬，登門求見吳崑山。

吳崑山聽說黃金榮到訪，立刻接見。這吳崑山也是當年黃浦灘上的漂亮人物之一。他美豐儀

，兩眼炯炯有光，無論春夏秋冬，常日一襲長衫，飄飄然有出塵之致。他的標誌是唇邊兩撇小鬍子，三十來歲的青年人，手中經常拿一支名貴手杖。

當日，吳崑山很高興的立即晤見黃金榮，兩兄弟道幾句寒暄。黃金榮便說：

「五哥，我今天是特地給你送信來的。」

吳崑山微微一笑，說聲：

「黃老板，是什麼重要信件呀，居然要勞煩老板親自來送。」

黃金榮先不答話，雙手把那封信遞給吳崑山，他接過去打開信封抽出信紙一看，兩道劍眉緊緊的皺起，唇間泛起一抹苦笑，他又把信遞回給黃金榮，自嘲的笑着說：

「黃老板，你不妨看看，我吳某人在上海的差使，真是越來越多了。」

黃金榮接過去看時，憑他的經驗，認得出那封信是測字攤上的測字先生代的筆，信上沒寫抬頭，字跡相當工整，寫的是：

「久仰威名，曷勝欽遲。敬啟者，黃府小財神已由弟等請到，以黃府之富甲一方，本擬索價三十萬元。倘蒙閣下親臨贖票，甚願減半成交，俾得瞻仰尊顏。明日晚間八時，當派人在老關巡捕房門前恭迎。大駕，過時不候，尚祈見諒。弟帆師平拜啓。」

看完了信，黃金榮斂容正色的對吳崑山說：

「這封信是五哥認得人寫的。」

吳崑山點頭說：

「那當然。否則的話，他不會找測字先生代

筆，就怕我認出了他的筆跡。」

綁匪下書蝕錢消災

黃金榮屈指一算，說道：

「從此刻到明天晚上八點，還有三十多個鐘頭。我馬上多派些人分頭去查，黃浦灘能有多少個測字先生，一個一個的問過去，不出一天，一定可以查出個線索來，再把那個帆船平找到。」

詎料，吳崑山聽了，爆出一陣哈哈大笑，笑停了以後才說：

「老板，爲了一個叫帆船平的指名要會我一會，要你這麼興師動衆，查遍全市，你也不怕江湖上的朋友笑掉大牙呀？」

黃金榮被他說得臉上一紅，訕訕熱熱的有點不好意思，他聊以解嘲的道：

「五哥，我是因爲五哥的萬金之軀，一世威名，不得不小心謹慎一點。」

「謝謝你，黃老板，」吳崑山微微領首答道：「不過，請你放心。一來，我已經決定單槍匹馬，走這一趟。二則，我也曉得帆船平是個化名，甚至於連他爲什麼指名要我帶錢去贖票，我也摸了個一清二楚……」

綁匪綁到了黃浩沂的獨養兒子，黃家上下正急得死去活來，啼泣不止。那怕綁匪開口勒索五十萬，黃家也一定會乖乖的雙手托出。在當年黃浦灘上，交款贖人，方法多得很。這一幫綁匪爲什麼要兜個大圈子，驚動黃浦灘上赫赫大名，婦孺皆知的清幫健者吳崑山，還放一馬交情，只要吳崑山到，他們願意以半數十五萬元了事。這正

是黃金榮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大謎團。因此，當吳崑山自承他已摸清對方的用意，黃金榮不由大喜過望，他在一疊連聲的催促着說：

「五哥，這究竟是怎樣一個來由，請你務必要說給我聽聽。」

吳崑山帶幾分沾沾自喜的神情，露齒一笑，又酒脫的聳聳肩，答道：

「這很容易猜想出來的嘛，老關。對方一定是外地來的，他們在黃浦灘上人生地不熟，做了這麼大一樁案子，又曉得事主是你的好朋友。他們就怕錢拿到手肉票送回去以後，很可能會走不脫，說不定會賠上了性命，此所以……」

「此所以他們想請五哥保一趙鏢，」黃金榮接口說道：「恭請五哥當他們的人質，保着他們平安無事的逃出上海去？」

吳崑山雙手一拍，歡聲說道：

「對！十拿九穩，他們就是這個想法。」

頓了頓，黃金榮再問：

「那麼，五哥的意思又是怎麼樣呢？」

吳崑山臉上出現了悲天憫人的神情，他嘆了口氣，回答黃金榮說：

「這一幫小朋友，一定是從外路來的。到了上海走投無路，只好挺而走險。綁到一名小財神菩薩，明明有三五十萬可以到手。但是他們情虛胆怯，就怕把戲做足，下不了台。寧願放十五萬的交情給我，轉彎抹角求我幫他們逃出性命。既然他們看得起我吳某人，境況又是這麼可憐，光棍打九九，不打下，我也只好成全他們了。」

黃金榮聽後，深感吳崑山的豪情勝慨，義薄

雲天，他儘在一個勁兒的點頭。吳崑山乘此機會，方又再向他說明，他之所以要出這個頭，一來是同情那些窮途末路的亡命者，二來也是爲法租界巡捕房辦一次案，救回黃金榮好友黃浩沂獨養兒子的性命，免得夜長夢多，節外生枝，反而誤了大事。這一點，黃金榮不但充份同意，而且頗有同感，他懇摯的說：

「狗急跳牆，人急用樑。這倒是不可不防的。五哥說得對極了，就讓黃浩沂破費個十五萬，蝕錢消災，早點把他寶貝兒子接回來吧。」

只此一別便成永訣

一件大事，就此決定。當天下午，黃金榮便陪同吳崑山，一汽車開到靜安寺路黃家，見到了黃太太，雙方介紹以後，黃金榮開門見山的說：「本來呢，按照捕房的規矩，我不能贊成你們贖票。不過這一次情形不同，做案的是外地人，又是獨生子，他們自己正在極端危險之中，我站在朋友的立場，不能不爲小孩子的性命着想，就怕一旦誤了事，吃你們一輩子的性命，這才請出吳五爺來，央他仗義破例，親身贖票，救出你們家的麒麟。」

黃太太一聽說兒子有救，可以馬上回家。對那仗義親身贖票的吳崑山，確是感激涕零，不知道如何報答是好，她嘴裏一會兒念佛，一會兒道謝，又是作揖，又要磕頭。吳崑山但祇微微而笑，他伸出手去攔住了黃太太。當他接過黃太太雙手奉上的十五萬元鉅款，又鄭重其事，特地聲明的說道：

「我既然願意出這方面，就敢於担保令郎一定會毫髮無損的回家。至於十五萬塊錢，我得有言在先，到時候我還要看看情形，未必見得會給府上送出去。假如那幫小朋友肯聽我吳某人的勸，賣我吳某人一個交情，我自會給他們一筆路費，叫他們遠走高飛。那樣的話，十五萬我還可以原封不動的帶回來。」

但是，黃太太一心只想早早把她兒子救出來，花多少錢她都不在乎。所以她只顧向吳崑山千恩萬謝，她也再三聲明，能够使兒子安然釋回她已是感激不盡了，她根本就沒有省兩文的打算。

那一天，黃太太打恭作揖的把吳崑山、黃金榮送到大門口。就等着翌晚八時以後，愛兒安然無恙，獲釋歸來了。黃金榮心知吳崑山此去，必定馬到成功，因而也如釋重負，彷彿了掉一件事一般。吳崑山呢，更是當做小事一樁，他跟往常一般的還是那麼輕鬆愉快，談笑風生。殊不知，吳崑山和黃金榮都大大的錯了。這一錯，居然讓吳崑山送掉一條命。

翌日黃昏，黃金榮爲防範萬一，先已作了萬全的部署，他派出手下得力的弟兄，法租界巡捕房的資深警探，身懷武器，密佈於老關巡捕房附近一帶。當天晚上，黃金榮又先打電話，再派汽車，把吳崑山接到鈞福里，兩兄弟小酌一番，席間笑語殷殷，歡聲不絕，誰也沒有把入匪巢贖肉票當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，更是做夢也沒有想到，這便是吳崑山在人世間的最後晚餐，尤爲他和黃金榮的末一次把酒歡晤。

七點半鐘，兩個人吃得酒足飯飽，吳崑山看看手錶，說一聲：

「我該去了。」

黃金榮連忙命人備車，與此同時他也穿上了大衣，圍起了圍頸，他故意閑閑的說：

「我送五哥到老關。」

「不必！」吳崑山一伸右手，攔了攔，又正色的說：「老板，你不是不曉得我的脾氣，昨天我說過了，我要單槍匹馬走這一遭。」

黃金榮也曾想了想，吳崑山堅決不許他跟他去，也許是因爲黃金榮的目標太顯著，萬一被對方的人看到，可能會打草驚蛇，反倒誤事，因此他也不再堅持，挽起吳崑山的胳膊，親親熱熱的說：

「那——我送五哥到門口。」

幾曾想到，只此一別便成永訣。

吳崑山帶着十五萬元巨款走後，黃金榮便開始在他家中坐候佳音。當時他的心裏很篤定，因此，當八點零三分，手底下人從老關巡捕房十分惶恐的給他打電話，報告他說：由於吳五爺身手矯捷，動作太快，以至於他們一大堆人把他給跟丟了時，黃金榮還在哈哈大笑，得意洋洋的笑罵着說：

「就讓你們這幾塊料，也能釘得牢我吳五哥呀？你到給我說說看，五爺是怎麼擺脫你們的？」

來去無蹤釋回肉票

於是從電話聽筒裏傳來源源本本報告：「吳五爺是坐老板的車子來的，他一下車，

我們那麼多雙眼睛都在盯住他望，但見他甩動拐杖前走了一程。當時馬路上人很多，突然之間有一個小癩三衝過去，冒冒失失的撞了五爺一下，我們還聽見五爺罵了一聲：『小赤佬』呢……」

電話那頭頓了一會兒，黃金榮馬上就問：

「那……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，後來……」那頭囉囉了一陣，經過黃金榮一催，方才繼續往下說：「後來那個小癩三扭頭就跑，五爺他拔腳就追。這時候有一列電車叮叮噹噹的開過來，小癩三往電車上一跳，賣票的立刻開門讓他上了車。才一霎眼功夫，五爺也跳上電車去了。」

黃金榮點點頭，答道：

「唔，我曉得了。」

可是，電話那頭還在担心的問：

「老板，會不會——會不會是那個小癩三吃了熊心豹子胆，牠——把五爺身上帶着的錢扒去了啊？」

黃金榮又是一陣聲震屋宇大笑，差點笑出了笑淚，他笑後叱道：

「飯桶，五爺身上的東西誰敢扒？我告訴你們吧，那個小癩三就是對手方派來帶路的人，是他把你們五爺一路帶下去了。」

掛斷電話，黃金榮又在跟他家中的人眉飛色舞說這一段經過，電話鈴聲又響，是他派在北火車站的人打來的，果不其然，證實了他方才的判斷，小癩三正是帶路人。電話裏說：

「我們看見五爺從一輛電車裏下來，馬上就有一個野鷄司機打開車門接他上車。我們剛要坐

上汽車跟下去，一轉眼間，野鷄汽車已經跑得不知去向了。」

黃金榮罵了「屈死」，再問：

「看到汽車號碼沒有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車子往那一條路上開？」

「好像是開到天通庵那邊。」

黃金榮又一次放下電話，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「天通庵那邊，再往下走就是鄉下了。唔，這下只好等消息，再也追不到他嘍。」

又等了一個多鐘頭，第三度電話鈴響，這一回居然是靜安寺路黃太太打來的，她劈頭就說：「黃老板，阿彌陀佛，謝謝你。我們麒麟平安無事的回家了。」

「回家了？」老金榮聽後一怔，又是一喜，他急急的問：「是怎麼回來的呀？吳五爺呢？」

黃太太在電話裏歡天喜地的說：

「前半個鐘頭，我接到一個電話，簡簡單單的告訴我，麒麟在大中華飯店二樓十四號房間，當時我還有點不相信呢。」

黃金榮忙問：

「電話是不是吳五爺打來的？」

「不是的。」黃太太興奮過度，幾於有點語無倫次了：「電話裏講不准我們報告捕房，叫我

我們自家人來接。黃老板，我一個婦道人家，怎麼能去呢？我就派四個保鏢，去把麒麟接回來了。黃老板呀，綁票的還給麒麟買了一部小火車，一大包糖咧……」

當時，黃金榮也曾提起，他要到黃家去一趟

，當面問問黃麒麟，他被綁、被囚，乃至被釋放的經過情形。可是黃太太一聽到這個就非常之緊張，她反覆的說孩子太小，又受了那麼大的驚嚇，必須好好的休息，因此她不惜擋黃金榮的駕，又道是——

「浩沂的回電來了，他後天到上海。等浩沂一到，我們馬上發帖子，恭請黃老板和吳五爺到舍下來便飯。黃老板，你一定要賞光啊。」

神秘冰窟三屍橫陳

話都說到這裏，黃金榮就不便再往下說了。他掛斷了電話，命人熱上一壺酒來。獨自一人細斟慢飲，百無聊賴的專等吳崑山回來，然而，他未曾料想得到，吳崑山是再也不會回來的了。

頭一天等了大半夜，凌晨兩點多鐘才上床睡覺。第二天又整整的等了一天一夜間，吳崑山依舊音訊杳然。黃金榮的家人左右不禁担起心來，却是黃金榮本人還有個自圓其說的想法，他說：「五爺爲人最熱心不過，又聽不得三句好話。準是那幫綁匪哀求苦惱拖牢了他。五爺送佛上西天，乾脆把他們送出十里洋場了。」

可是，第三天，黃浩沂都從青島趕回上海了，遣人送來兩份請帖，黃金榮仍還得不着吳崑山的半點消息，他這才有點心虛，越想越不對勁。便準時赴約到靜安寺路黃家去走一趟。黃金榮心裏有事，無意赴宴，他只是在黃浩沂夫婦的陪同下，拉着黃麒麟的小手，和顏悅色，滿面春風，追問他從被綁到獲釋的經過。當他問到黃麒麟是從什麼地方獲釋的時候，黃麒麟的小臉上立刻佈

滿恐怖之色，他猶有餘悸的說：

「我的眼睛給他們蒙起來了，只曉得在鄉下，一幢好大的房子。那個房子裏面特別的冷，冷得要命！」

黃金榮再往下問：

「你是說；房子裏比外頭還冷呀？」

黃麒麟愁眉苦臉的直搖頭說：

「房子裏比外頭冷得多，他們把衣服都脫下來給我穿，我還是冷得發抖。」

黃金榮凝神一想，黃麒麟被釋之時正值化雪天氣，也就是一年四季之中最寒冷的時候，若說室內比戶外更冷的話，除非只有一種地方——冰窖。

民國十三年間連上海都還少見機器製冰，唯一的辦法是掘地作窖珍藏天然冰塊。這種冰窖多半深埋於地面以下，從平地上下樓般的往下走，它也有個標識，那便是就地搭一個茅草屋頂。遠遠望過去，地面上就只見屋頂而不見建築物。

好不容易得了這麼一條線索，黃金榮救友心切，他飯也不吃立即告辭，驅車趕回巡捕房，然後下令全體警探一致出動，到天通菴以西以北地區，進行全面搜查，——一個個的冰窖都要搜它一遍。

全面搜查很快的便有了結果，就在彭浦區的一座大水窖裏，法租界的巡捕發現了三具屍首，其中一具偏偏就是吳崑山。

黃金榮滿腹悲酸，強忍熱淚，迅即驅車駛往現場。一鑽進那座大水窖，頓時就感到陰風撲面，寒氣刺骨，黃金榮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寒戰。在

場看守的巡捕把他帶到吳崑山的屍首旁邊，黃金榮的滿眶眼淚淚落落的直往下拋。一別三日，人天永隔，吳崑山身中一槍，傷重殞命，他手裏還緊緊攥着那柄自動手槍。

另一具屍首死狀厥慘，是在覆蓋冰塊的稻草堆上發現的。事後查明那是一個慘遭綁票的無辜犧牲者，連鼻子和耳朵都給匪徒割掉了。

最後一具屍首也倒臥於血泊之中，也是一槍畢命。臥屍所在之地，恰好和吳崑山在一條直線的兩端。

無頭命案千古奇冤

經過詳加搜查勘驗，法租界巡捕房作成了一份相當完備的驗屍報告，肉票一名被凌遲至死，英法兩租界巡捕房特別議事吳崑山則猝然中槍而亡，這一位享譽大江南北的神槍手，畢竟身手不凡，他在瀕死之際猶能開槍還擊，由而一槍射死了那名埋伏狙擊的匪徒，凶手殞命，吳崑山應能死而無憾了。

巨案傳出，轟動一時，經過一連多時的搜查緝捕，水窖血案以及黃宅綁票勒索案的幫凶匪徒始終未曾逮到。兩件駭人聽聞的巨案連在一起，街頭巷尾，茶樓酒肆常年累月充作熱門話題，於是妻孥生錦，謠言紛紜，黃浦灘上盛傳着各種不同的猜測。

有人說，這一幫外地來的綁匪着實險毒狡獪，他們與吳崑山有仇，必欲置之於死地。因此，靜安寺路黃宅的綁案，僅祇是他們誘殺吳崑山的一項手段。目的在殺吳而不在綁架勒索。凶手利

用吳崑山的自負心理，恰好撞着了吳崑山的痒處。此所以吳崑山會身攜巨款自投網罟，果然遭了仇家的暗算。

却是又有更多的人口耳相傳，竟謂吳崑山要錢不要命，著實當不起是什麼英雄好漢。他們說吳崑山臨危受命，見財起意。到了綁匪和他約定的地點，「竟然拔槍威脅綁匪，企圖獨吞十五萬元巨款」，殊不知綁匪預有埋伏，這才爆發一場槍戰。結果是吳崑山和匪徒之一雙雙飲彈而亡，其餘綁匪則分巨款分頭逃生。水窖血案，恰是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之局。

然而，當年相關人物，就祇有法租界巡捕房總督察長、黃浦灘上衆家老板黃金榮，好似瞎子吃湯糰，肚皮裏有數。因為，當他進入大水窖，洒淚憑吊吳五哥。其後又親眼目親那一具綁匪屍首的廬山真面目後，黃金榮確曾脫口而出的發出一聲驚呼：

「哎呀，這不是抱犢崗上的軍師諸葛亭嗎？」

由而又牽出波濤壯闊，光怪陸離的一樁樁、一件件驚人巨案來。

若知諸多巨案的原委究竟，來龍去脈。首先就該從張鏡湖張老太爺談起——因為，吳崑山正是張鏡湖的開山門徒弟，張門之中不作第二人想的師門化身，乃至於衣鉢傳人。

張老太爺曾被譽為「青幫最後一位大字輩人物」，又被尊為清末民初長江三把半單刀之一。他是青幫之中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破天荒，開天地的奇特人物。其勢力範圍區，北起山

東，南抵浙江，出了天大的事也儘可由張老太爺一言而決。張老太爺官印仁奎，字鏡湖，籍隸山東濰縣。他做過清朝的官，也革過宣統皇帝的命。在清朝官拜統帶，到了民國初年，又以所部大量擴充而陞任爲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長，還兼任通海鎮守使，駐節南通，鎮守東南門戶。張仁奎和前清兩淮鹽務緝私統領，一手建立飛虎營的「徐老虎」徐寶山關係相當密切，徐寶山原是鹽梟出身，精通武藝，嗜殺成性。江南江北，人人畏之如虎，因而給他取了個徐老虎的綽號。他在清末接受清廷的招安，把他手下的鹽梟弟兄改編成爲飛虎營，因此飛虎營的官長多爲武功高強之輩。徐寶山率部駐防揚州，利用緝私的龐大「暗盤」收入招兵買馬，儘量擴充，使他的一個飛虎營擁有人馬一旅之衆，在清軍之中向稱能征善戰的狼虎之師，張仁奎即爲徐寶山帳下的統領之一，不過他始終率部在南通一帶駐防。

徐老虎與張老太爺

民前一年（一九一）辛亥革命，張仁奎首先響應新任江蘇都督程德全的號召，在南通通電全國，宣佈獨立，並且迅即組成通州軍政分府，張仁奎被推舉爲通州總司令，總領軍民二政，而於九月十八日（十一月八日）正式宣告就職。受了張仁奎的影響，徐寶山在九月十六日（十一月六日）接受鎮軍都督府都督林述慶的招降，簽訂三項條約。其中最重要的一條，厥爲讓徐寶山照舊保有揚州鹽稅的「特別利益」。

徐寶山在揚州成立軍政分府，張仁奎和他已

成分庭抗禮之勢。祇不過，張仁奎的部隊，在名義上仍舊歸於徐寶山的系統。揚州軍政分府成立後，徐寶山馬上就將所部飛虎營改制鎮軍第二師，他利用這一支人見人怕的部隊，迅速擴張範圍，使他的防區自揚州直抵南通，而和張仁奎打成了一片。民元前後，北起蘇魯邊境，南到長江沿岸，東抵東海，西隣運河，可以說全是徐寶山、張仁奎的勢力範圍區。

辛亥九月（十一月）光復南京之役，徐寶山曾經參加作戰，他率部配合友軍攻城，結果拳腳功夫不敵犀利槍砲，他吃了生平第一次敗仗，從南京城外，潰退六合，幸虧遇到民黨要人，後任安徽都督的柏文蔚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幫他收容整理，方始復爲勁旅。這一支部隊，後來被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改個番號爲第四師。可是，遠在十月十二日（十二月二日），民軍攻克南京，辦帥張勳倉皇北撤，徐寶山以一

次襲擊，鹵獲軍米數千石，他便繼續擴軍，而且還自作主張的編了個鎮軍第二軍的番號，自稱軍長了。

徐寶山在民國初年，桀驁不馴，成爲民初唯一一名驕兵悍將，他不斷的向大總統府要糧要餉，竟使孫大總統和陸軍總長黃興不勝其擾，窮於應付，到了民二年，癸丑二次革命時期，他更與袁世凱秘密勾串，圖謀不利於革命軍，公然劫奪革命軍的槍械，終於自食其果，被刺身亡，受到革命志士的制裁。徐寶山死後，所部大部星散，北政府乃將其縮編爲揚州游擊隊，後來只剩下一個團，又併入要塞步兵第一旅，稱爲要塞步兵掩護隊了。這時節，兩淮鹽梟成軍，就只剩下張仁奎一枝獨秀。他那支部隊始終駐防南通、海門一帶，在民國十三年春，齊燮元出任江蘇督軍時，張仁奎即以江蘇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長，兼任通海鎮守使了。

王成聖教授著

大學用書
考試必備

中華民國憲法要義

增訂五版
定價60元

二十五開本 三百餘頁 穿線平裝

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 祇售48元
請將書款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